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四十二 四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十一　史部

晉書卷四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頼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户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吴人大佃晥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别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吴渾率師出横江遣參軍陳愼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吴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吴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吴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吴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吴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吴丞

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

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

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

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

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

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

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

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内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

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

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内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産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

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
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
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
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
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
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
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
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期

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

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

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

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

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

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

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

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

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宫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虚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

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録尚書事渾所歴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

絶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

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
王濬時議譏馬齊王攸當之藩濟旣諫請又累使公主
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
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
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
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
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

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

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駡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儁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旣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棋而孫晧在側謂晧曰何以好剝人面皮晧曰見無禮於

君者則剎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識馬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

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晩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

嫁遜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遜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

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内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

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强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

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

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

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

全育者皆堪傜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

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

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剋之擒其丹陽監盛紀

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竝以鐵鏁横截之又作鐵錐

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

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歩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輙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

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禄勲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

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
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
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
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
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
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
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
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

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
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
一事也濬大悦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
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
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
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
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
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

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晧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

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縁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絶須臾之間晧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晧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晧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晧已來首都亭無縁共合空圍又兵

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
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
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
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
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
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
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
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濶不

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虚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㗳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惷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王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晧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晧僞宫輙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

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蒟𦬆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

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搆盜言孔甘疑惑親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搆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

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燒宫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畧虚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

南相馮紞等共入觀晧宫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晧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寳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豈獨浚之將士皆

東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
刼取布帛臣銜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
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
遣絶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
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
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
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
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

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
見加其餘謗䜛故其宜耳渾案臣甁磬小器蒙國厚恩
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内省慙懼今年平吳
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
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
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
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
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

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為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輙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為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

邑千五百戸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輙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顔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

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

言未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

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

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

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呉

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

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

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

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栢谷山大營
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栢茂盛子矩嗣
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頴川公
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
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
滅繼絶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
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内外任兼文武料
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

長鶩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罄餬口江濵四節蒸嘗莱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胄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

追錄舊勲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撿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敎授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叅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

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

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内外願無以為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

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鄮令彬導德齊禮期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禽獲自巴陵沔口以

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晧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埸有綏禦之績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戸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

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竝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祇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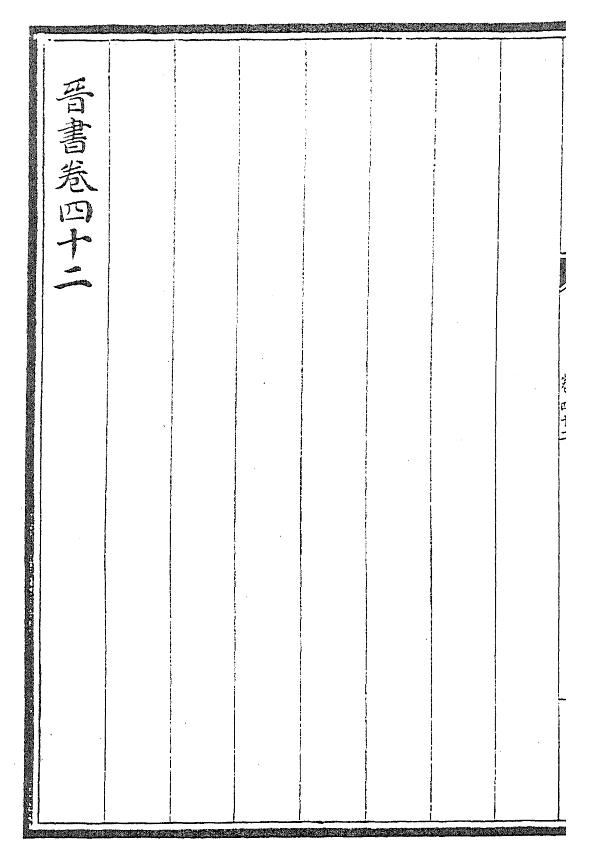
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敎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

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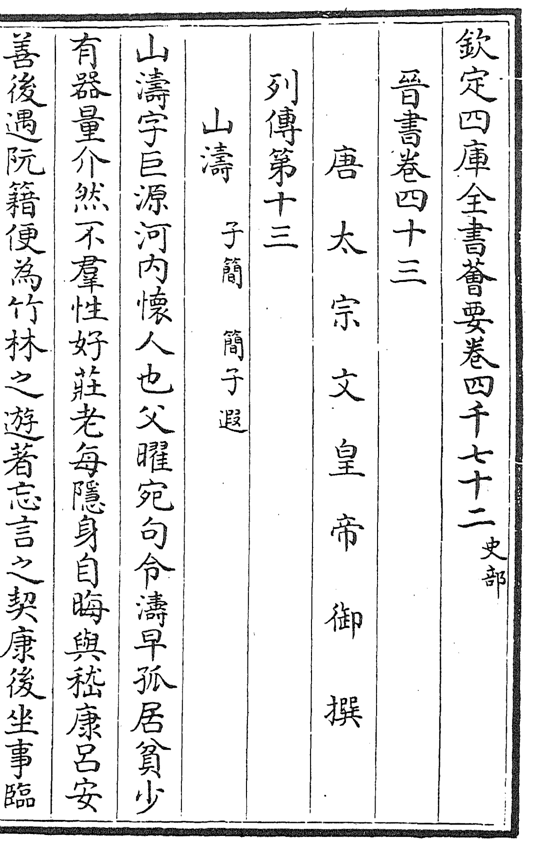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横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勲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

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紓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十二 史部

晉書卷四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吕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

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令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竝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竝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

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

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

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

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
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
白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
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
從弟婦喪輙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
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
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
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輙啓擬數人詔旨有所

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於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

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𠫵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至公

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璀曰濤以
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
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
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
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選如
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
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
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

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
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内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
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
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
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
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
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

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挹損邪已勑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

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　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

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幷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元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尪病形甚

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己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準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

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

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於魏泰始初躬親萬幾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黄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輙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

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為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彦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寛弛豪族多挾藏戸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戸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輙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内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

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

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
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
每適渾俄頃輙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
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
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
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
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頠論前
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

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别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黄門郎散騎常

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
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条軍羅尚
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
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
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户賜絹六千
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禄勲石偉方直不
容晧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
以二千石禄終其身荆土悦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

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隷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茍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禄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

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殺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

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

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

戎僞藥發墮厠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户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

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於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緵緵如
束長竿族弟敦有髙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
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黄公酒壚下過
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
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
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
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
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

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惛子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

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
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
從横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
論世事惟雅詠玄虚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
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
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
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
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

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黄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

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

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

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茍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
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
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
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
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帥
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
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
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

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黄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

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悦之與語移日衍自説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

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脱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甞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甞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

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

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
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
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
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
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
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
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所獲嶷偽

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衆而還既而耻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

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内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於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州自稱荆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内史武察

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雠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毌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絶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

覿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内澄手引敦衣至于絶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

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
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
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
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荆州
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勱
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别駕澄終日酣飲不
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
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

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歆嘗因酒忤澄澄
怒叱左右棒歆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
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
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歆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
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
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稆湖澤以
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
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

召之不往曽衘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曽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叅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别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髙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

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

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

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荆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

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

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

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内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

是河南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甞外户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恠亦絶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隷校尉滿奮勑河南中部收縳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説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

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

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

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乂以問廣

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

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

謨凱字宏緒大司馬齊王掾㕘驃騎軍事肇字宏茂太

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宏範征虜

將軍吳郡内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搆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夭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

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跰指摻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懊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晉書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左詢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十三 史部

晉書卷四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四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

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家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袁同郡任覽與結交袁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袁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袁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袁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悦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

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
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褒
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
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褒在廣平以
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
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褒與河南尹王肅備法
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從光祿勲領宗正毋丘儉
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褒疾病不任會

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禄爲恨肅以語袁袁自興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勲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鋭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髙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

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衮職之闕今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

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子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

事封關内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内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袁書曰小兒得

厠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尚書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

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
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
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
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
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禄勲太康元年卒
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
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
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

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寛沖博愛謙虚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宫成都王為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元球弟豫永嘉末

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内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乗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亾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絶房室恒如

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循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叅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内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

後為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為侯胤奏以為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幾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誥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

使領司隸校尉循屢自表讓忝傅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循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循雖歷職内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循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

宣旨優詔敦諭絶其章表肯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
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
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脩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脩太
常彭濩並履忠清儉身没家無餘積賜脩家錢二百萬
穀千斛濩家半之三子固真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
脩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彦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
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脩黄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子浮　欽弟珽子志　志子諶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

給追鋒軺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埸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

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
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
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闔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
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奉散之
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
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
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

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叅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

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㤼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

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遥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荆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飢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

事四海之人莫不苟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掃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綝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

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决而人
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
集黄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
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
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
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
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
陽志啓以滿奮為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

悅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絶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

越奉迎大駕顒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覺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于平陽長子謨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没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别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絶

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丈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

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緯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子廙　廙子恒　廙弟嶠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黄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

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
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
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
禄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
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
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大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
禄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
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

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

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晩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為武帝所禮歴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初表有賜客在鬲使廙因縣令袁毅録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

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殺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所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

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
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
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
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為上下
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
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不得拜世咸
稱之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
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睹閣於宅側帝嘗

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
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
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
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廙應
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
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
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
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

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元三子混薈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

嗣補輩令没於石勒

薈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

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宫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

内侯食邑百户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

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勲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

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
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祡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
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觧詔曰太常職主
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
不與祭如不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耶今轉恒為廷尉
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
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
禄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

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

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册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

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
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
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
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
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
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
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初封宜昌亭侯
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

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
内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
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
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
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
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録凡九十
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
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

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
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
固之規實録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
瓘爲東宫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
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宫及安邊雩
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宫
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
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

劬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

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

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子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禄勲復為司隷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

帝為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鑒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鑒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温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

六龍羡少以朗𢈔見稱齊王冏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羡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羡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内者也式乾之會張華

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美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美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

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幷之業衣冠斯盛英彦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三緘於論道之

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純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
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
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
以公亮升溫羡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
松栢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
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卷四十四